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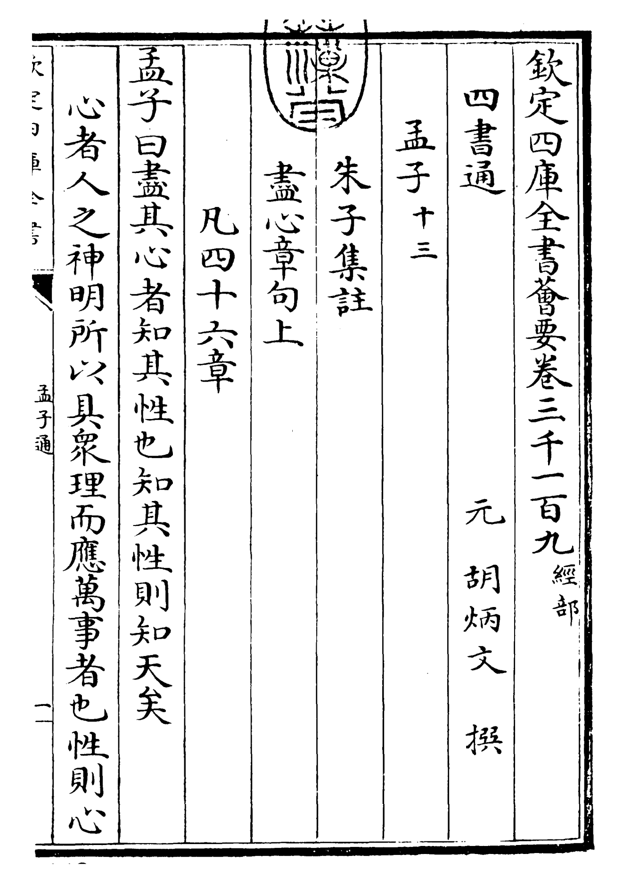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孟子通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一百九 經部

四書通　　元　胡炳文　撰

孟子十三

朱子集註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

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語録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由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體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梏於形氣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事即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日會通貫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

全其本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為性與天之所以為天者皆不外此此而一以貫之矣伊川云盡心然後知性此不然盡字大知字零星性者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却盡箇甚性就知上積累將去自然盡心人能盡其心者只為知其性此句文義與得其民者得其心也相似者字不可不仔細看○陵陽李氏曰性與心初無間而知與盡則有序性與心無間則知性故能盡心知與盡有序則謂盡之為先而知之為後是失其先後之倫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語録存之養之便是事心性便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知性是知得性中物事既知得須盡知得方始是

盡心存其心養其性方始是做工夫處如大學既物格而後知至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知性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盡心也至於意誠則存其心養其性也○或問存心養性之說曰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也養性者事必循理而不害其本然也

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

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語録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就人上說四句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說得密耳由太虛有天之名便是四者之總體而不離乎四者之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者那陰陽造化金木水火土皆是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一圓圈氣化便是陰靜陽動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便有這理隨在這裏若無此氣這理在甚處安頓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知覺又是那氣之虛處聰明視聽作為運用皆是知覺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

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輔氏曰不知其理則冥行妄作而已不履其事則必至於妄想空虛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脩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通曰欲造其理者用功全在知性上知性有功夫盡心無功夫盡是大段見功知是積累用功欲履其事者用功全在存心上存心有功夫養性無大功夫存者操之而不舍養不過順之而不害耳集註既分理與事言末又分智與仁言何也蓋能知其理已自是智然必不以殀壽貳其心方見其為智之盡能踐其事已自是仁然必修身以俟死方見其為

仁之至流蕩不法四字讀者多以為指異端之學言愚見流蕩與存養字相反不法與修字相反能存養則不至於流蕩矣能修身則所為無不法者矣流蕩不法則是不能全其天之所與而以人為害之者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語録莫非命也此一句是活絡在這裏看他如何来然在天言之皆是正命在人言之便有正有不正此命是指氣言若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壽夭皆是合當如此者如顏子之夭伯牛之疾是也○通曰莫非命也凡有生者之所同順受其正能修身者之所獨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語録若先説道我自有命雖立巖牆之下亦不妨便是紂説我生不有命在天相似○通曰集註必提起此命字曰命謂正命蓋上文有莫非命也一句故死於巖牆之下亦命也但非正命爾惟知正命者則不立乎巖牆之下矣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語録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處須當活看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學者於此處見

得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斫判了直須是壁立萬仞始得如今小有利害便生計較便説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墻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潛室陳氏曰凡死雖均是命但盡道而無憾者為正比干雖殺身正也盜跖雖永年非正也知謂知此道理立謂盡此道理不惑於死生壽夭一是天理排定是謂知命既知得了不成一向委付於命須是盡了自家身分上道理無少虧欠方是立命盡是道

理了慿時死才無憾是謂正命○通曰集註謂此章發前章末句未盡之意蓋前章末句言立命修身以俟所謂正者在吾修身上而命即在此故曰立命此則捄下一等為未能修身者言之故特發出正命二字正命是天所為非人所為前言立命是全其天之所付而不以人為害之者也此所謂桎梏死及死於巖牆之下是不知正命未免流蕩不法而以人為害之矣立命是已造聖賢之域知命是方入聖賢之階立在知後知在立先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舍上聲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去聲○語録富貴身外之物求之唯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況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為賢為聖利害甚明○通曰義理失之則無以為人故當求然亦我所固有故可求富貴利達身外物不必求況有命焉不可求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

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去聲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音洛莫大焉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去聲惡臭好去聲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語録誠是實有此理檢點自家身上果無欠缺事君真箇忠事父真箇孝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其樂孰大於此○通曰此一反字只是略檢點過不是湯武反之之反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強上聲

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

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語録反身而誠自然循理所以樂強恕而行且恁地把捉勉強做去萬物皆備於我下文反身強恕皆蒙此句為義強恕者亦是他見得萬物皆備於我了只爭著一箇反身而誠便須要強恕上做工夫亦只是要去箇私意而已私意既去則萬物自無欠缺處矣○通曰集註以為反身而誠則仁者要見得誠即是仁反身有未誠即有未仁蓋真實而無妄曰誠全體而不息曰仁非誠自誠而仁自仁也強恕求仁即誠之之功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通曰下兩節都從萬物皆備於

我一句說來備則萬理在吾身本無欠缺體此理而實是自然純乎理而自無欠缺者也行此理而以恕是勉強求合乎此理而惟恐有欠缺者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輔氏曰著有明意故集註以為知之明察有微意故以為識之精蓋著則明之而已察則又加精焉○熊氏曰此與上章通言有此三等人反身而誠上也強恕而行次也此

章實承上章
蓋下等人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已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爲甚大

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輔氏曰集註兩說前說指機變之人言之後說則泛言人不可以無恥之意前一說痛切後一說較緩恥其不能而為之則無不能矣恥其不能而掩藏之則

終不能矣世之人往往不能強於為善故吝於改過甚至於護疾而忌醫者多矣故程子因以是警之○通曰兩章須看各章首兩人字前章言人不可無恥謂恥是人心所當然者此言恥之於人大矣謂恥是人心之本然者既謂之人當有羞恥之心而能有之則能為改行從善之人然存乎人者本自有羞恥之心但存之則可為聖人為賢人失之則為禽獸矣何以為人哉讀者當悚然也○後章專為為機變之巧者言蓋巧字便與恥字相反恥則守正而有所不為巧則行險而無所不為雖其本心未嘗無恥而彼方自矜其為之之巧則無所用其恥矣

周夫子拙賦政是深貶此一巧字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

之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

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輔氏曰君好善則不知勢之在己士樂道則不知勢之在人兩盡其道則勢雖相反而實相成不然君以勢而驕夫士士以勢而狥乎君則兩失其道矣尚何足與有為哉○通曰嚴子陵祠堂記云微光武不能遂先生之高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即集註所謂相成之意但彼專為隱者言此則包士之隱顯言使當時為君者有以成賢士樂道之志而為士者肯出而成其君好善之美則上下相交而為泰矣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鉤好語皆去聲

宋姓句踐名遊遊説音稅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按禮韻牛刀反下同

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輔氏曰遊説之士大病是不識義理而唯欲其言之售故往往以人之知不知爲輕重欣戚是以孟子語以自得無欲之説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樂音洛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狥乎外物

之誘矣通曰有以自重者德之尊人爵之榮不足尊也有以自安者義之樂外物之誘不足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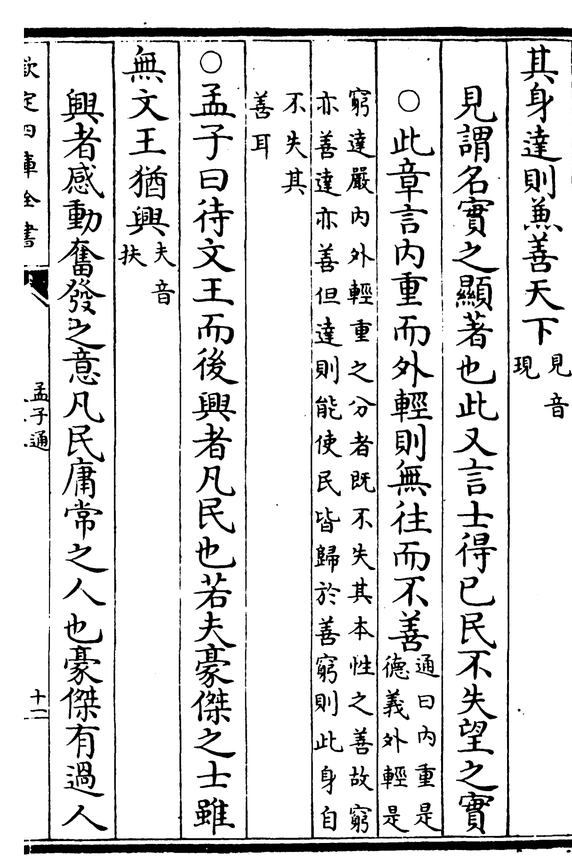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力智反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已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



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

○此章言内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通曰内重是德義外輕是窮達嚴内外輕重之分者既不失其本性之善故窮亦善達亦善但達則能使民皆歸於善窮則此身自不失其善耳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音扶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

之才知去聲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唯上智之材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

通曰感動奮發者為善之情降衷秉彝者本善之性庸常之人失其性教而後善故感發必由乎人上智之人不失其性不教亦善故感發惟由乎我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欿音坎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欿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通曰孟子時在梁故稱趙孟之貴與

韓魏之富然其貴也非天之良貴無足道者其富也或有自滿之意則亦無過人之識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乗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咈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通曰孟子此語本易所謂説以先民民忘其勞説以犯難民忘其死雖其間略有不同然孟子所謂佚道生道皆説道也説則不怨矣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皡皡如也皡胡老反

驩虞與歡娛同皡皡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帝王通歷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平聲下同人喜亦不令人怒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此所謂皡皡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去聲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豐氏名稷字相之四明人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夫音扶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

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濵而器不苦窳勇主反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音真又見延反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虛訝反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或問經歷不必為經行之地凡其身之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俗之所被皆謂經歷程子直以所過者化為及物而於易傳又有所過變化如虎豹炳蔚之言其旨明矣葢言所過者化則凡所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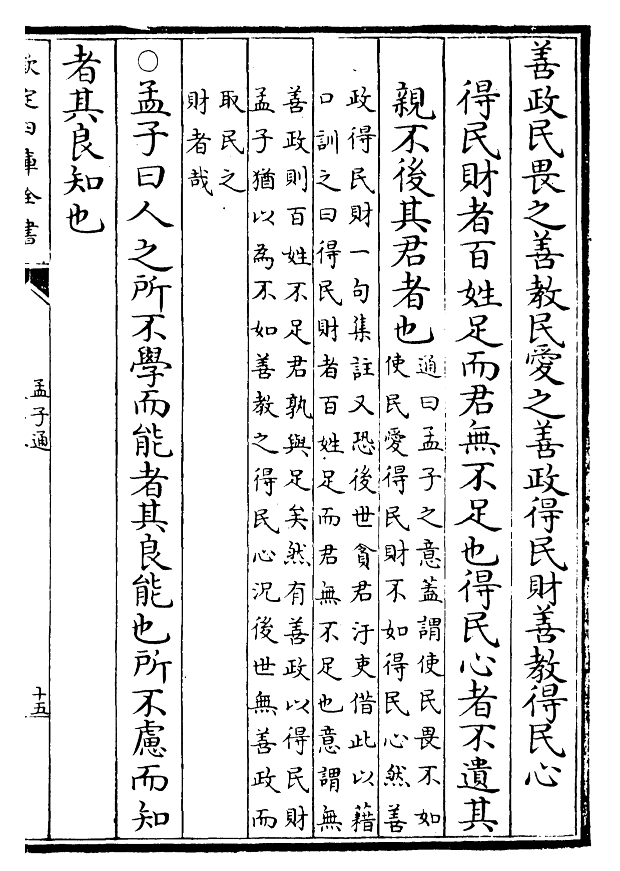
歷物無不化不必久於此而深治之後物從其化也其曰在已者葢以化者無意而及物此則誠於此而動於彼如所謂從欲以治也但其感應之速如影響形聲之名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則所謂神爾○語録小補只是逐片逐些子補綴上下與天地同流重鑄一番過相似○通曰集註所引程楊之説皆以如天形容王者之氣象愚竊謂殺之而不怨以下是説王者之民君子所過以下是説王者之於民王者之民如天之萬物雪霜之而物不以為威春風之而物不以為德物之各正性命而不知其孰為之者王者之於民如天之於萬物先儒云一則神兩則化化以天之氣言神以天之理言氣之所經無有不化理之所為莫測其神王者之化之神即天也上下天地同流萬物囿於一天之中自變自化自息自無止息自無欠缺非如伯者之功若衣有小綻器有小漏則小補之而已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去聲有仁之實而為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輔氏曰仁言如書所載訓誥誓命之類是也仁聲如邠人之聞太王之為仁人伯夷太公之聞文王善養老之類是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者也

通曰孟子之意蓋謂使民畏不如使民愛得民財不如得民心然善政得民財一句集註又恐後世貪君汙吏借此以藉口訓之曰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意謂無善政則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矣然有善政以得民財孟子猶以為不如善教之得民心况後世無善政而取民之財者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通曰必學而能者由夫人之質有純駁也必思而後知者由夫人之氣有清濁也良知良能皆無所由者天命之性非氣質之性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長上聲下同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通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而知又能之所由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爲仁義也通曰親吾之親長吾之長若出於一人之私達之天下無不知親親長長者所以爲天性之同也所以爲仁義之公也輔氏以爲有待於建立人極綱紀人道者則説到立愛立敬去矣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虚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

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通曰觀舜於一有見聞之時不若求舜於未有見聞之際蓋其本心固自湛然天理固自渾然所以一有所感而其應如水之沛然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語録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為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却自以為不妨便自昧為之欲之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為所不當欲者便

要於這裏截斷斷然不為不欲故曰如此而已矣○熊氏曰此大學誠意章事無為其所不為是就躬行上克治所謂志士厲行守之於為也無欲其所不欲是就心之發念處克治所謂哲人知幾誠之於思也○通曰有所不為有所不欲是本來羞惡之心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是能擴充其羞惡之心為是一身之動欲是一念之動不惟謹其動而且謹其動之幾是真能擴充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知去聲疢丑刃反

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通曰慧而能達乎天理之正是為德之慧智而能達乎人事之變是為術之智即下文所謂達疢疾即下文所謂孤臣孽子也大率與動心忍性章同意故集註合而言之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阿狥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

而不忘也輔氏曰此則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也其眷眷不忘雖同而其情則異一則務為容悅之私一則務安社稷以為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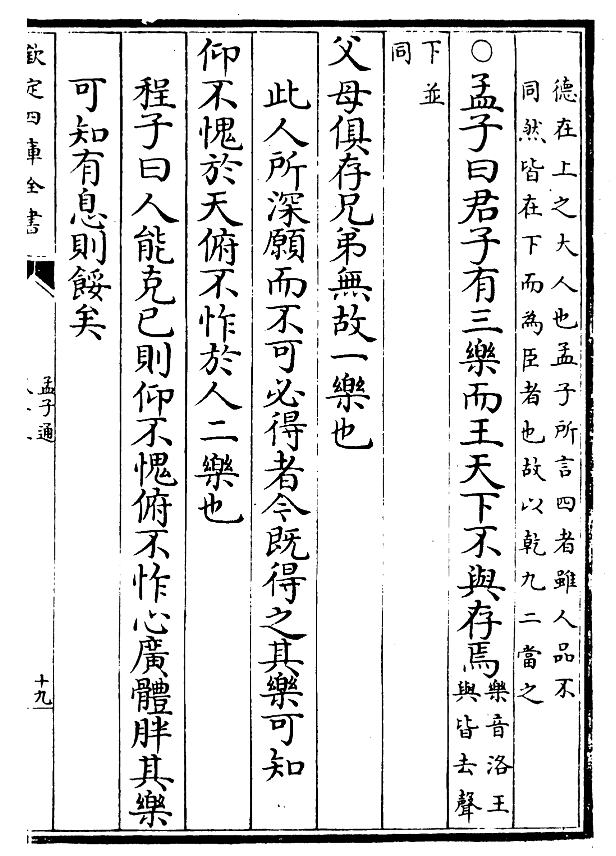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狥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敷救反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通曰伊尹為天民之先覺此則曰有天民者旨意不同蓋前所謂天民者皆稟氣於天均之為天生之民此則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

下文又曰有大人者蓋均之為民而此則為天之民均之為人而此則為大德之人也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現音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毋意毋必唯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輔氏曰天民專指潛隱未得位者大人則其德已著如乾之二五通上下而言之也○通曰乾九二九五皆稱大人九二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在下之大人也九五飛龍在天乃位乎天



德在上之大人也孟子所言四者雖人品不同然皆在下而爲臣者也故以乾九二當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如何哉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輔氏曰自已不能不愧不怍則

雖有父母兄弟而亦不能有其樂雖有明睿之才而亦何以為教哉○通曰詳集註之意一樂衆人之所皆可能也特在乎人能克己焉爾能克己者蟬蜕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顔子之樂是也孔子之樂可幾矣

深願三樂聖人之所大願二樂非特聖人能之衆人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樂音洛下同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通曰前章君子三樂所樂在所性之中此章君子樂之所性在

所樂之外何也曰中天下而立達而在上者之事君子之所性固不以達而在上有所加也故君子雖樂乎此而其所得乎天者不在此也或曰集註前謂斯道傳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此謂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皆曰道曰澤而此則謂所性不存焉何也曰斯道傳之者衆萬世之澤也其道大行一時之澤也況其道大行必中天下而立者能之是道有待於位而後行不如是則不能行此君子雖樂於此而其樂自是性外之樂若夫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教而育之以已之天覺彼之天聖人之心深樂乎此而其樂即是性中之樂且孟子於三樂則曰王天下不與存於中天下而立則曰所性不存分而言之固自大有間哉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去

聲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語録此君子是

通聖人而言所性是說生來承受之性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睟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藴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睟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

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禀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語錄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着在心上相離不得纔有些子私意便剗斷了那根便無生意譬如木根着在土上方會生其色也睟然便從那根上發出來且性字從心見得有這心便有許多物在其中○君子氣宇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箇根便着土所以生色形見於外衆人則合下生時便為氣禀物欲一重隔了這箇根便未着土在蓋有殘忍

底心便沒了仁之根有頑鈍底心便沒了義之根有忍狠底心便沒了禮之根有黑暗底心便沒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便只要去其氣稟物欲之隔教四者之根着土而已○四體不言而喻是四體不待命令而自如此謂手容恭不待自家教他恭而手容自然恭足容重不待自家教他重而足容自然重○通曰清和潤澤有天象豐厚盈溢有地象四體不待吾言而自曉吾意有天不言而四時自行象所以程子曰惟有德者能之

○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濵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濵聞文

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已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

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衣去聲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輔氏曰無此說則人往往將文王之養老只如後世尊養三老五更之禮文而已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許六反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去聲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斂皆去聲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焉於虔反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

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衆之意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

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語録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如孝真箇是做得孝成忠是真箇做得忠成子貢之辨子路之勇都是真箇做得成了不是半上落下今日做得明日又休了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進也語録此一章如詩之有比興比者但比之以他物而不説其事如何興則

引物以發其意而終說破其事也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至遊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此興興也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至容光必照焉此比也流水之為物也至不成章不達此又是興也蓋人之為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裏工夫欠了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

○通曰集註意以為前兩節從道上說後一節從學上說道必有本學必有漸道愈大而本愈深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積之必有其漸為之必要其成學者之所以至於聖人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蹠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程子嘗言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如此則善利之間相去毫髮苟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利為善者鮮矣此大學之道誠意正

心必以格物致知為先也○輔氏曰程子主敬便是為善之說又教學者以静時工夫也動静相涵敬義兩立孳孳不已則庶乎可以進乎聖人之學矣○通曰無所為而為謂之義有所為而為謂之利此所謂利與善之間者有所為而為善雖善猶利也是故君子之於善也將為之際在明義未為之先在主敬

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為我之為去聲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

已不及為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語録莊子數稱楊子恐楊氏之學如今道流修錬之士其保嗇神氣雖一句話不妄與人說只是箇逍遥物外僅足其身微似義耳然非是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放上聲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陁骨反如突陳城之突言穿其頂也放至也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音鐸於二者

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黙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惡為皆去聲

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茍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顔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茍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鬬而不知閉戸同室有鬬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顔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語録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孟子所論子

莫執中者文同而意異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而非中者其曰允執則非徒然而執之矣子莫之為執中則其為我不敢為楊朱之深兼愛不敢為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中執其一節以為中耳故由三聖以為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為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不待權而無不中中之死者則非學乎聖人之學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遊移前却以適其中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非如近世所謂將以濟乎仁義之窮者也程子謂子莫執中比楊墨為近而中則不可執也當知子莫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不同則知此說矣蓋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殆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既不識中乃慕夫

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為中吾恐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為小人之無忌憚也中庸但言擇善而不言擇中其曰擇乎中庸亦必繼之曰得一善豈不以善端可求而中體難識乎夫惟明善則中可得而識矣○通曰吾儒亦有所謂中所謂一但吾儒之中也隨時以取中異端之中也執中而無權吾儒之一也一以貫萬異端之一也一而廢百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通曰人心亦皆有害衆人所同也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吾人所獨也人而不如衆人之害其心則過於衆人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輔氏曰介有分辨之意如此則與界限之界同凡事各有界限甚分明不可踰越

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

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

賢微顯闡幽之意也輔氏曰程子論孔子於夷齊之清却言其不念舊惡以為微顯闡幽之意故集註亦以孟子此說為發明下惠之和而不流○通曰人皆知夷齊之清而不知夷齊之清而有量人皆知柳下惠之和而不知惠之和而不流孔孟之言皆闡幽之意也微顯是滯過說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辟讀作譬軔音刃與仞同

八尺為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塗而

廢自棄前功也侍講名希拓字源明河南人○通曰當與論語譬如為山一章通看故集註於彼曰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於此則曰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學問垂成而不至於成者可為戒矣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語録性是自然有底身是從身上做得来底湯武固皆身之但細觀其書湯身之之功恐更精密如湯誥與牧誓數桀紂之罪詞氣亦不同史記但書湯放桀而死書武王則遂斬紂頭縣之白旗又曰湯有慙德如武王恐未必有此意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聲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嘆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語録惡知二字為五霸設也○輔氏曰註云竊其名以終身不自知其非真有凡假之者無不然其初不過以之欺人而其終遂至以之自欺○通曰性之者自然而然身之者當然而然假之者似然而實不然自然者所性而有當然者能復其有似然者不自知其非真有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聲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覺軒蔡氏曰孟子此兩語不惟見伊尹之心如青天白日而百世之下姦臣亂賊亦無所逃其罪矣而則可之辭亦

見處變僅可之意而非正法也○輔氏曰公天下以為心謂合天下之心以為心而在我無一毫適莫之私意也然此豈一朝夕勉强而能哉非道全德備其素行有以信於人至誠有以通於天者不能也○通曰孟子二語是以伊尹之心絶後世亂臣之心集註二語是以天地之心發伊尹為臣之心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反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禄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通曰君子之學皆有用之學故不特用之有益於人

雖未用亦未嘗無益於人之國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

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語録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善未見於所行方見於所存也○輔氏曰仁體也義用也大人之事體用已全得時得位則舉而措之耳○通曰孟子兩尚字皆為士而言然尚友之尚又自尚志而來立志不高則其取友亦必不高矣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嗣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惡平聲

言皐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濵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蹝音徙訢與欣同樂音洛

蹝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

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通曰臯陶但知有天子之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天理也君臣人倫之至也舜但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天理也父子人倫之至也或曰是雖設辭然臯陶既執之舜烏得而竊之南軒先生曰臯陶既執瞽瞍於前而使舜得以申其竊負之義於後是乃天理時中全夫君臣父子之倫者也微孟子孰能推之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與平聲

范齊邑居謂所處上聲下同之位養奉養去聲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鄒皆云羨延面反文也張敬夫鄒志完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

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

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語録問孟子先言居移氣養移體後却只論居曰有是居則有是養居公卿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有貧賤底奉養○通曰居天下之廣居孟子凡兩言之一為儀秦氣勢之盛而言一為王子氣體之異而言然則舉凡外物之大無有大

於吾心之仁者矣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食音嗣畜許六反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苦忝反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

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語録形是耳目口鼻之類色如一顰一笑皆有至理踐形而獨不言色有此形即有此色言形則色在其中矣性即理之謂也衆人有是形而不能全其形之理故有形雖人而心實禽獸是不足以踐其形矣惟聖人能全其形之理故可以踐其形也○潛室陳氏曰或問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告子曰食色性也二者之分如何曰形色為性是引形氣入道理中來食色為性是逐道理出形

氣外去霄壤之分又曰學未至於聖人則於性分道理未免虧欠才於性分有虧欠即是空此形色不能充踐滿足也○通曰形色天性衆人皆有之今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豈衆人皆有所不可哉西銘曰踐形惟肖者也蓋人之賦形與物不同圓顱本自肖天方趾本自肖地貌言視聽思本自肖五行能踐之可為克肖之子不能踐則為天之不肖子矣何者形色之中無非天理聖人能盡人之理故可踐人之形而無愧於為人衆人於理有一之未盡則於形有一之未踐是名為人而實有愧矣須看集註無歉二字便見得孟子一可字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朞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

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紾之忍反

紾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上聲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為去聲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縓（取絹反）緣（俞絹反）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夫音扶）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為請雖止得加一日

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

○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

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由是也若孔子之於顔曾是已

語録時雨化者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而已曰他地位已到因而發之孔子告顔子以博文約禮告曾子以一貫此所謂時雨化之者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才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輔氏曰樊遲之粗鄙

萬章之淺率孔孟皆必俟其問而後告教之是也

有私淑艾者艾音乂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語録艾芟艾草也自艾淑艾皆有斬絶自新之意懲艾創艾亦取諸此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通曰孔門四科顔淵冉閔皆以德行稱孟子五教集註則以夫子之於冉閔為成德而顔曾為時雨化之何也蓋自顔曾以下皆在夫子教之之中而顔曾二子獨得夫子化之之妙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為去聲彀古候反率音律

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狥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敎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踴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敎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語録引而不發謂漸啓其端而不竟其説躍如謂義理昭著如有物躍然於心目之

前是道理活潑潑地發出在面前如由中躍出須知得是箇甚麽是怎生地不發又是甚麽物事躍在面前雖是聳起這心與他看教此心精一無些子夾雜方見得他那精微妙處道理散在天下事物之間聖賢也不是不說然也全說不得自是那妙處不容說然雖不說只纔撥動那頭了時那箇物事自跌落在面前如張弓十分滿而不發箭雖不發箭然已知得真箇是中這物事了○通曰道有定體故卑不可抗高不可貶是之謂中道而立教有成法故語不能顯默不能藏而在乎人之能者從之默不能藏四字最要體認蓋君子教人但授之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之以得之之妙是默而其所不告者已如踴躍而見於前是不能藏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通曰道非身外物故以死相從而不離若以道殉人則可離矣可離則為外物而非吾身固有之道矣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平聲

趙氏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長上聲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去聲夫平聲意之不誠者通曰君子之心誠於教人而受教者之心不誠則亦君子所不答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語録厚薄是以家對國言之又曰所厚者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之不能已者

其進鋭者其退速

進鋭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熊氏曰前二句則見之處事接物之間後一句則本於立心講學之際○通曰前二者是當用心而不用心之弊後一者是又過用其心者之弊不用其心固宜廢弛過用其心者亦同歸於廢弛過猶不及故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真氏曰凡生於天壤之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

類矣是之謂分殊以其理一故仁愛之心無不徧以其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通曰觀西銘可以知理一而分殊觀太極圖可以知一本而無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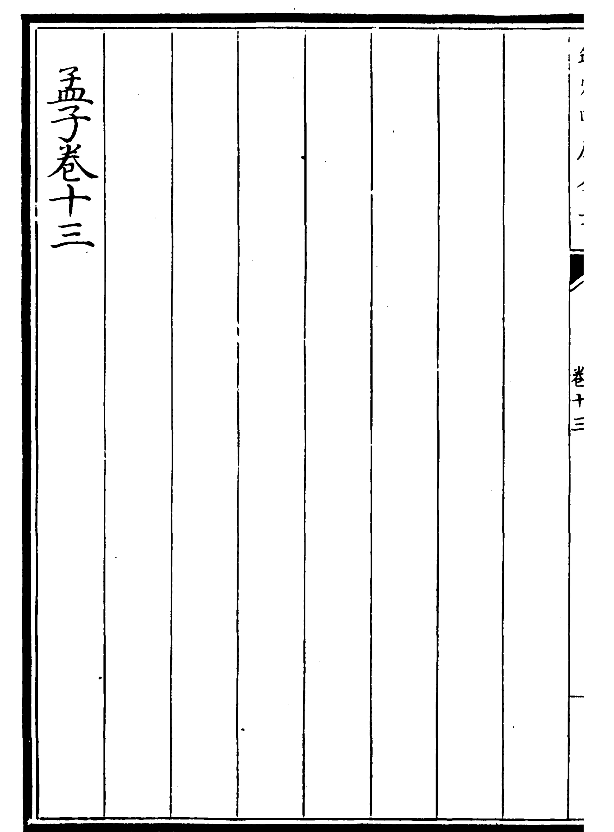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聲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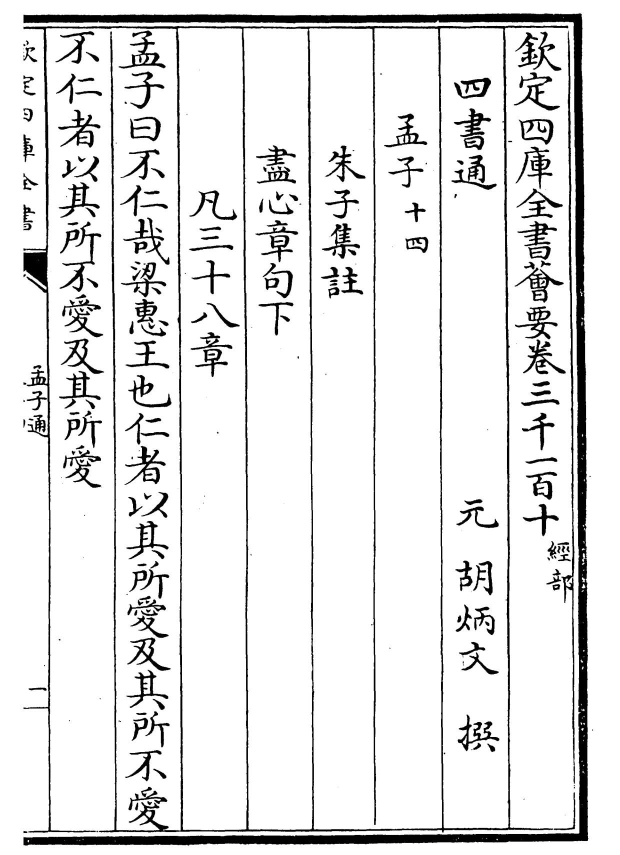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飯扶晚反歠昌悅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敝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

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通曰通書愛曰仁通曰智由其用以原其體也此曰智者無不知仁者無不愛由其體以究其用也集註之意以為識智之全體則其用宜無所不知識仁之全體則其用宜無所不愛然智之用有當務之為急仁之用當急親賢之為務故不識其全體者知之不周愛之不廣狹用其心者也不知所先後則知之雖周而精神弊於無用愛之欲廣而德澤壅於下流泛用其心者也輔氏以為識其全體是言仁知所先後則為智非集註意矣



孟子卷十三



四書通　　元　胡炳文　撰

孟子十四

朱子集註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荅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鬬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

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通曰集註所謂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者承所厚者溥而言也承親親仁民而言也承仁者無不愛而言也七篇之書始則勉梁惠以仁義終則言梁惠之不仁孟子其有意哉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見左傳僖公四年齊侯伐楚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通曰春秋書戰皆以著諸侯無王之罪召陵之師猶知假尊王之義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舂杵也或作鹵櫓同楯乳尹反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

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上聲)不仁之心耳

或問血流漂杵乃紂之前徒倒戈之所為荀子以為殺之者皆商人非周人者是也而孟子不之信何哉曰此亦拔本塞源之論蓋雖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程子以為孟子設為是言蓋得其微意余隱之云魯論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之意可見矣客有問陶弘景註易與本草孰先陶曰註易誤不至殺人註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為知言唐子西嘗曰弘景知本草而未知經註本草誤其禍疾而小註六經誤其禍遲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倒戈攻後殺傷固多非止一處豈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漂杵未足為多豈示訓之至哉經訓之禍正此類

也反以孟子為畔經豈不惑哉○通曰先儒云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是教人讀詩法吾於武成取二三策是教人讀書法愚切謂二帝三王之書豈有不可盡信者哉孟子但謂武成一篇之中有不可盡信者爾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血流漂杵有仁心者固不忍使至於此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陳去聲

制行音杭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好去聲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賁音奔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通曰孟子之意下諸本皆有當字剩宜去之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焉於虔反

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已之國也通曰觀此章復引書而言則可知前章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矣大抵此四章亦相承而言一章梁王之戰為不仁二章以春秋之戰為無義三章言武王仁義之師必無血流漂杵之事四章言湯武仁義之師必不用我善為戰之人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見天道篇蓋如此通曰規矩中自有大巧存焉教者之規矩

固不能使人巧學者之巧或求出於規矩之外是上達可出於下學之外矣故孟子又曰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袗之忍反果說文作婐烏果反

飯食也糗乾糒也茹亦食也袗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去聲

定故也通曰貧賤富貴不過吾身一時所遇性則吾心本來所有舜處貧賤而不知其為貧賤處富貴而不知其為富貴者凡外物皆吾所遇而不足以易吾所性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間去聲

言吾今然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通曰梁惠王深痛其長子之死

不知糜爛其民而戰之其殺人之子亦多矣使梁惠王而聞孟子之言可不反而思哉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太半之稅此以賦斂去聲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阱國中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

皆不終日而改也輔氏曰闗則一而古今所以為闗之意則不同譏察非常為義也征税出入為利也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世流於末者人欲也天下之事莫不然孟子舉闗之一事言之故范氏推言及賦斂苑囿之事且曰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者尤説得孟子之事實葢孟子言句句是事實言之則必行之○通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古之為闗者未必有暴客也不過豫為備耳豈料後之為闗者卒自為暴客也哉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去聲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

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語録上不行於妻子百事不可行不可使亦在其中下不行於妻子却只指使人一事言之○通曰身不行道不行於人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人而此獨曰妻子何哉可化其妻子可化他人矣能令其妻子能令他人矣古人有云進德者必考之於其妻子信哉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輔氏曰德貴積蓄然後有餘用而外物不足以亂之若夫挾一善一長而自以為足而欲以遊於邪世則鮮有不為其所亂者矣故良農不患乎年之有

凶而惟患乎蓄糧之不厚君子不患乎世之難處而惟患乎積德之不周戰兢自持死而後已凡皆以周其德也○通曰必不為凶年所殺方見其周于利必不為邪世所亂方見其周于德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此表裏始終無一不善始可謂之周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

見其所安之實也語録嘗把此一段對鄉為身死而不受一段為義蓋前段是好名之必勝大處打得過小處漏綻也動於萬鍾者是小處遮掩得過大處發露也○輔氏曰矯情者務勉於其大而難久至誠者不忽於其小而有常是故觀人之法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人之誠與偽見矣所安即誠也○通曰所勉所忽皆一時之暫所安之實則其平日之素也觀人者於其所勉一時矯情不見其真於其一時所忽則其真情畢見矣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上聲之皆不以其道矣

輔氏曰仁者德之首賢則總言其有德耳國以賢而立無仁賢則其國空虛矣有之而不能信任之則與無同尹氏謂三者以仁賢為本者當矣禮義由賢者出政事以得人為本故無仁賢則處之皆不得其當禮義則以非禮為禮非義為義政事之施則先後無序寛猛失宜也○通曰所謂空虛若無人者豈有無人之國哉無仁賢之人則如無人如韓愈所謂無良馬則如無馬也國無仁賢則無禮義無政

事然非無仁賢也不信故也故曰任賢勿疑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輔氏曰不仁而得天下如曹操司馬氏及五代之君皆是也鄒氏斷以得天下必如三代而後可者得孟子之旨也○通曰千乘之國或可以盜而得得之人皆謂之賊丘民之心

不可以強而得得之人皆謂之君故騁私智可以盜之於一時而非至仁不可得之於悠久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維癸反以祀之按周禮圖社稷壇相並社壇在東稷壇在西各三級壝在四隅如矩曲方大司徒設之白虎通曰天子社壇方五丈取五色土封之諸侯半之各以其方土色封之皆冒以黄土○趙氏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神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也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盛音成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毁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音乍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語録變置社稷蓋言遷社稷壇場於他處耳集註變置社稷出於彭城陳無已之論曰有為句容令多盜改置社稷而加禮焉既而盜止竊以為此或有合於古人之意故取之以為説焉○輔氏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司牧之是君為民而立也世衰道微至戰國之時為君者不知其職而反視其民如草芥而不知恤也故孟子發此輕重之論而并及夫社稷焉

蓋社稷亦為民立故也於是反覆明辯之其丁寧警切之意可謂仁矣○通曰兩變置字不同集註釋之亦異變置諸侯改立其人也變置社稷者改立其祀神之壇壝而非改立其神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寛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

語録孟子之於二子其論之詳矣雖或以為聖之清或以為聖之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

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慨然發為此論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没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然則二子之功誠不為小而孟子之意其亦可知也已○或問孟子學孔子者也乃屢稱夷惠而深嘆仰之何耶曰夷惠之行高矣然偏勝而易能有迹而易見且世人之貪懦鄙薄者衆一聞其風而興起焉則其為效也速而所及者廣譬如薑桂大黄之劑雖非中和然其於去病之功為捷而田夫販婦大寒大暑之所便也若孔子之道則廣大而中正渾然而無迹非深於道者不能庶幾其萬一如參苓芝朮之為藥平居有養性之益而緩急伐病之功未必優於薑桂大黄非所以施於閭巷之間危惡之候也孟子屢稱夷惠而不及於孔子其意殆以此耶○通曰四時之氣莫和於春莫清於秋物無有不動者然在物猶有迹也仲尼

元氣也渾然無迹矣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語録此仁字不是别物即是這人底道理此是說此仁是人之道理就人身上體認出來及就人身

上說合而言之便是道也○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仁字最難形容是箇柔軟有知覺相酬接之意此須是自去體認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程子謂此猶率性之謂道也如中庸仁者人也是對義者宜也意又不同人字是以人身言人自有生意修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是切己言之孟子是統而言之○通曰人物也即詩所謂有物仁理也即詩所謂有則有物有則然後可謂之民彛故必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可謂之道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出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戹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

趙氏曰貉姓稽名為衆口所訕所晏反理賴也今按漢

書無俚音里方言亦訓賴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土

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緜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絶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

盡其在我者而已語録問衛邶柏舟之詩何與孔子而孟子以此稱孔子何也曰此不必疑如見毀於叔孫幾害於桓魋皆慍於羣小也辭則衛詩意似孔子之事故孟子以此言孔子至於緜詩肆不殄厥愠之語註謂說文王以詩考之上文方說太王下文豈得便言文王如此意其間須有闕文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與暗同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句介然用之而成路句

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戛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去聲斷也

輔氏曰理義之心人所固有雖易發而亦易窒日用之間才有所感其端未嘗不發見也此正猶山中之小徑人能由之則倏然之間遂可以成路亦如人之善端發處體察而力行之則亦可以成德若或少頃之間不能由之則茅草生而塞之矣亦如善端雖發若或不能體察而力充之則内為氣習所蔽外為物欲所誘而遂窒之矣孟子言此蓋以見學者於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蠡音禮

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趙氏曰按考工記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榦蓋懸鐘之紐也其形如環環則有盤旋之義縣鐘則假物以為之附著鐘偃於此若盤旋然於旋之上為蟲形以飾之自漢以來鐘旋之上以銅篆作蹲熊及盤龍獸名辟邪皆旋蟲之類也

蠡者齧倪結反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

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

一車所駕也城中之塗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

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葢日久車

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

前千餘年故鍾久而紐絕文王之鍾則未久而紐全

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説

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復扶又反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振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

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恱之其為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

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語録此性字指氣質而言此命字合理與氣而言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必求得之又不可謂我分可以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為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如紂之酒池肉林却是富貴之極而不限節之意若以其分言之固無不可為但道理却恁地不得令人只說得一邊不知合而言之未嘗不同也○通曰天命我以氣固厚薄之不同天命我以理亦品節之素定非惟貧賤者不得皆如其願雖富貴之極其願亦有不得遂者至此惟安於命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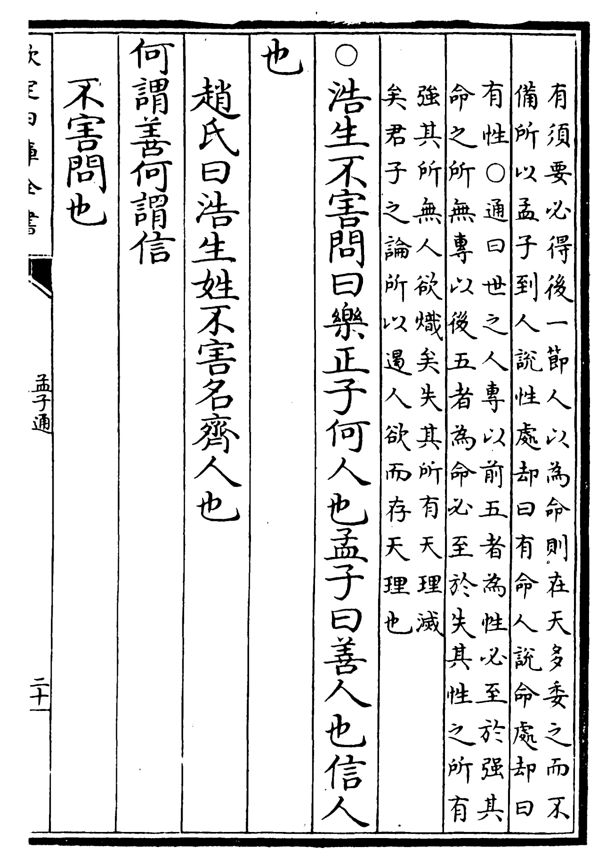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賔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禀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愚按所禀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賔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非本反）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

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行字更詳之語録命也有性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此性字却指理而言如舜遇瞽瞍固是所遇氣數然舜惟盡事親之道期於底豫此所謂盡性大凡清濁厚薄之稟皆命也一以所稟言之一以所值言之所造之有淺有深所感之有應有不應皆厚薄清濁之不同且如聖人之於天道如堯舜則是性之湯武則是反之禹則入聖域而不優此是合下所稟有清濁而所造有淺深不同文王之囚羑里夫子之不得位此是合下所稟有厚薄而所遇有應有不應但其命雖如此又有性焉故當盡性○或說以五者之命皆為所值之不同如舜之於瞽瞍則仁或不得於父子文王之於紂則義或不得於君臣孔子之於陽貨則禮或不得於賔主子貢不能聞一以知十則智或不得於賢者孔子不得堯舜之位則聖人或不得於天道此皆命也然君子當勉其在已者而不歸之

命其義亦通○通曰此命字専指氣而言然氣亦有二清濁美惡氣質之不齊也髙下厚薄修短氣數之有異也

○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已其言約而盡矣語録口之於味五者此固性之所欲然在人則有所付之分在理則有不易之則皆命也是以不謂之性付命於天仁之於父子五者在我則有厚薄之稟在彼則有遇不遇之殊是皆命也然有性焉君子不謂之命而責成於已須

如此看意思方圓無欠闕處○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固是性然亦便是合下賦予之命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賔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固是命然亦是各得其所受之理便是性孟子恐人只見得一邊故就其所主而言舜禹相授受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来只有一箇心人心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若以為性所當然一向惟意所欲却不可葢有命存焉須着安於定分不敢少過始得道心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賔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若以為命已前定任其如何更不盡心却不可葢有性存焉須着盡此心以求合乎理始得上云性也是氣禀之性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不敢過也下云命也葢其所受氣禀亦有厚薄之不齊有性焉是充滿道心欲其無不及也只要遏人欲長天理前一節人以為性我所



有須要必得後一節人以為命則在天多委之而不備所以孟子到人說性處却曰有命人說命處却曰有性○通曰世之人專以前五者為性必至於强其所無專以後五者為命必至於失其性之所有强其所無人欲熾矣失其所有天理滅矣君子之論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去聲下同）其為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語録有可欲之善然後有諸己）

而充實將去若無可欲者則充實箇甚物譬如先討得真實藥材然後修製以至為圓為散若是藥材不真雖百般羅礙畢竟不是○只是渾全一箇好人都可愛可欲更無些憎嫌處○人之所同愛而目為好人者謂之善人○或問此一節曰善者人之所欲惡者人之所惡其為人也處心造事行己接物凡其所為一皆可欲而不可惡則是可謂善人矣○輔氏曰先儒多以可欲為己之欲如書所謂敬修其可願之意獨集註不然可欲是别人以為可欲蓋若以為己之欲則説得太輕且人之欲有善惡不同故也

有諸已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去聲惡臭如好去聲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或問此一節曰善人者或其天資之美或其知及而勉慕焉未必其真以為然而果能不失也必其用力之久一旦脫然有真知其善之在已而不得不然決定真實而無一毫虛偽之意然後可以謂之信人矣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

外矣語錄無待於外都是裏面流出來○或問此一節曰然亦足以自信於心而已未必其行之充足飽滿而無歉於身也然既信之則其行必力其守必固如是而不可已焉則其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其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純懿而無不善之雜是則所謂美者也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或問此一節曰然亦足以充於其內而已未必其能發見於外也又如是而不已焉則其善充於內者彌滿布濩洋溢四出而不可禦其在躬也則睟面盎背而施於四體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是則所謂大者也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七容反容中去聲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張子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或問此一節曰然大而不化則其所謂大者未能離乎方體形迹之間必其德之盛者日益盛仁之熟者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且將春融凍解混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也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

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或問此一節曰至於是則造道入德之功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是則盛德至善之極無聲無臭之妙必有非耳目所能制心思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者而非聖人之上復有神人也夫自可欲而至於大則思勉之所及也至於聖且神焉則雖非思勉之所及然非思勉之而不已焉則亦未有至焉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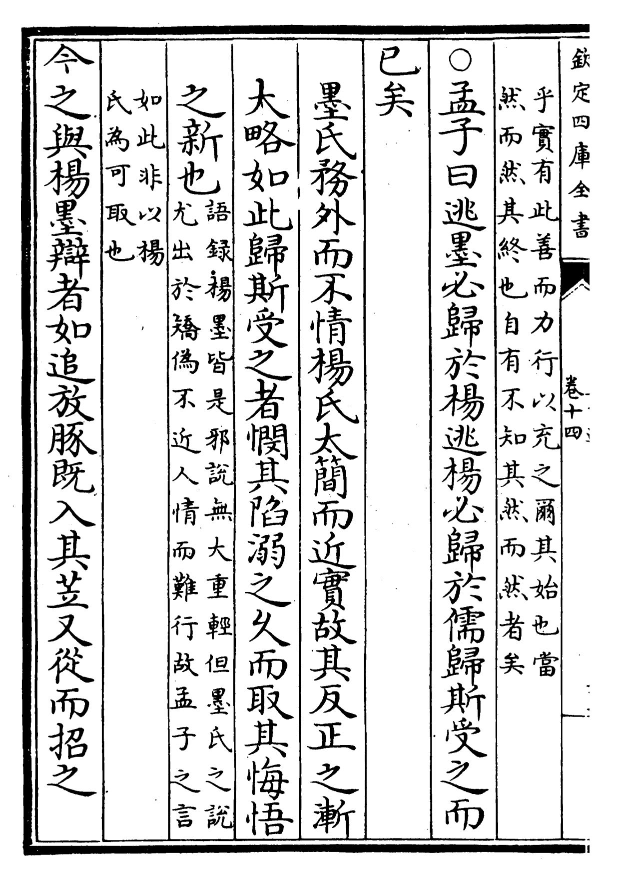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閒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己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

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或問

樂正子以善名矣而以餔歠從子敖先館舍後長者何也曰言在二者之中則有餘於善而不足於信矣

○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上聲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之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通曰須看尹氏上下一理四字善者人心之天理始而為人之所可欲者此理也終而人之所不可知者亦此理也善非粗淺神非高虛惟在



乎實有此善而力行以充之爾其始也當然而然其終也自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語録楊墨皆是邪說無大重輕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偽不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為可取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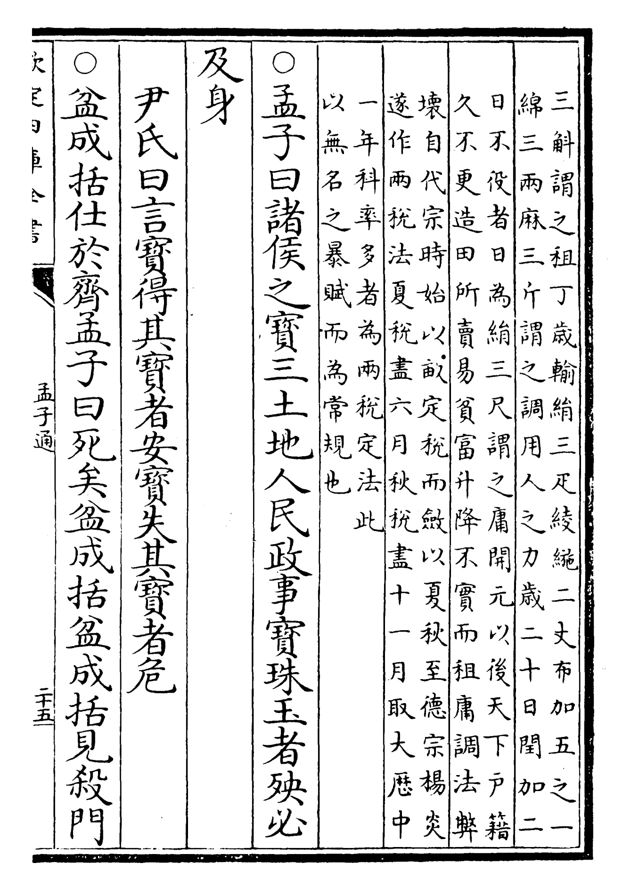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罥扃縣反也羈其足也

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説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通曰聖賢之心天地至正至大之心於異端距之甚嚴者至正不可以容邪也義之盡也來歸而待之甚恕者至大可以容小也仁之至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税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潛室陳氏曰或問布縷粟米力役之征周禮皆取之而孟子言用其一而緩其二朱子乃有夏秋之辯夫秋夏之說始出於唐不知何所據而云曰緩非廢其征但不作一時併征之耳月令孟夏蠶畢而獻繭税孟秋農乃登穀始收穀布縷征之夏粟米征之秋乃古法若唐分兩税非止布縷粟米之征乃是取大歴十四年應於賦斂之數併而為兩税名同實異失孟子之意矣○熊氏曰唐初授人以口分世業之田而取以租庸調之法凡受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



三斛謂之租丁歲輸絹三疋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開元以後天下戶籍久不更造田所賣易貧富升降不實而租庸調法弊壞自代宗時始以畝定稅而斂以夏秋至德宗楊炎遂作兩稅法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取大歷中一年科率多者為兩稅定法此以無名之暴賦而為常規也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

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輔氏曰才出於氣而有限才本自小道原於性而無方道本自大況曰小才則又才之小者也夫道者義理之總名也不顧義理而惟才是逞則行險僥倖無所不至不至於顛覆不已也孟子之言但述其理之當然耳不以是為奇中也學者不達而以是為奇則必以料事為明而駸駸然入於逆詐億不信矣

○孟子之滕館於上宫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館舎也上宫别宫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為竊屨来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距茍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予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廋與廋同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

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茍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輔氏曰先儒多讀夫子作扶子而以為孟子自說朱子獨以為夫子而作問者自悟其失而言者蓋不獨以殆非也下無曰字而知其然若以為孟子之言則不惟露筋骨且非所以待學者將使學者不自重惟以為問者之言則可取愚常謂近世好議論者往往以學者之失而議先生長者是其識量又不逮於當時織屨者矣茍以是心至斯受之者與人為善之公心也至於孺悲之欲見則辭以疾滕更之在門則不見答是又義之所當然也然教亦固在於中矣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輔氏曰此一節言凡人皆有所不忍有所不為夫不忍者惻隱之事也不為者羞惡之事也是皆本於性發於情而統於心人之所固有者也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心失其正而不能統夫性與情故有所當發而不發亦有所不當發而反發遂至於其所不忍者或有時而忍於其所不為者或有時而為而性

亦從而梏亡之矣今教之以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推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如是則心得其職情得其正而性之所以為仁義者得矣○真氏曰有所不忍有所不為者此心之正也能即是心而推之雖所忍者亦不忍即仁也雖所為者亦不為即義也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聲

充滿也穿穿穴踰踰牆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

而無不義矣輔氏曰此一節因前說而教人以充滿其本心之量無欲害人之心即是所不忍也無穿踰之心即是所不為也是心也其量甚大其用有常人能推所不忍以達於其所忍然後能充滿其無欲害人之心量推所不為以達於其所為然後能充滿其無穿踰之心量能充滿其心量則其用有常而仁義不可勝用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

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語録看来實字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無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若我身有未是處則雖惡人以爾汝相稱亦自有所愧矣○輔氏曰此一節事愈微而理愈密夫人不受爾汝之稱其事雖微然皆是羞惡之實心存養之不加體察之不至則不受之心雖有得於此而或遂失於彼則亦不能充滿其實心之量而義有時而不行矣惟能推所不受而達之於所受不以事之微而不察不以迹之粗而姑自恕亦必推所不受以達於所受而無所滲漏然後能充滿其無受爾汝實心之量無所適而不為義也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

不言餂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餂音忝

餂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餂即此意也便佞隱

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踰之類然其事隱微人

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踰之心以達於

此而悉去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也語録餂是鈎致

之意如本不必說自家却强說幾句要去動人要去

悦人是以言餂之也如合當與他說却不說須故為

要難要使他来問我是以不言餂之也又曰政使當

言而言茍有悦人之意是亦穿踰之類又曰不直心

而私意如此便是穿踰之類又云裏面是如此外面

却不如此外面恁地裏面却不恁地又問此章先言

仁與義而後專言義者何也曰仁只是一路只是箇不忍茍能充此心便了義却頭項多又問人能充無穿踰之心是就至粗處説未可以言而言與可以言而不言是説入至細處否曰然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處工夫却甚大了到這田地時工夫大段周密了所以説無所往而不為義也使行已有一毫未盡便不能無受爾汝之實矣達者推之是展開去充填滿須填塞教滿也○輔氏曰此一節事之微而理之密又有甚於前者故以士言之夫不為穿踰無受爾汝在士則有所不足道然一語一默之微發於計較安排而有意探取於人則是亦穿踰之類故集註亦以為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必推無穿踰之心而達之於此類至纎至悉處亦不容有不盡方始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也其義亦精矣○通曰孟子首篇曰善推其所為欲齊王即其不忍之心而推之也末篇曰達曰充欲人皆即其有所不忍不為之心而

達之充之也擴此心之用無少壅遏則謂之達滿此心之量無少欠缺則謂之充集註論此達與充二字而推之一字凡五及之達者推之始充者推之終也不推不能達不達不能充集註可謂能發孟子始終教人之本旨矣先儒云孟子平生工夫受用處只在善推其所為一句爾非朱子孰能發之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

輔氏曰言近而指遠故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是君子教人之事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去聲博也輔氏曰守約而施博故推之而無不準動之而無不化是君子治天下之事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舍音捨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或問不知道者務為高遠之言則固荒唐而無餘味然欲其近則又鄙淺而無深遠趣也不知約之可守則固汎濫而不仁矣然欲其約則狹隘而無廣博之功也然則所謂善言善道者非有道之君子其孰能知之乎○通曰至理之妙只在目前至化之源

只在身上此君子之言之守也然守又最難故下文復以常人不能守其身之病言之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汚壞不假修為聖之至也反之者修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者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語録湯武反之其反之雖同然細看來武王終是疎略成湯却孜孜向進如其伐桀所以稱桀之罪只平說過又放桀之後惟有慙德武王數

紂至於極其過惡於此可見矣○呂氏註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性下合添之者二字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中為行並去聲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語録問信言語以正行莫無害否曰言語在所當信若有意以此而正行便是有為而然也○輔氏曰若有意於中則必有勉强持守之意力懈意弛則必有所不中者矣觀鄉黨所載孔子之事則可以當之矣又曰三者又特舉聖

人之庸行人所易曉者以例其餘聖人之動無不時也豈有意而爲之者哉故集註斷以爲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而爲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

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語録聖人是人與法為一己與天為一學者是人未與法為一是己未與天為一故須行法以俟命也○通曰集註以性者為非有意而為之善反其性者亦以為非有所為而為之何也善性本自然纔有所為而為之便與本性全不相似矣如之何能反之哉惟行法以盡其在我者而俟命則不敢計其在天者此其所行雖未至於自然而卒亦能反其自然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稅藐音眇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語録

說大人則藐之蓋主於說而言如曰見大人則藐之則失之矣蓋大人固當畏而所謂藐者乃是藐其堂高數仞之類耳這為世上有人把大人許多崇高富貴當事有言不敢出口故孟子云爾○通曰說焉而不藐之必不能舒我之情見焉而或藐之是不能安我之分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榱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

榱桷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士免反食列於前者方一

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通曰先儒云仲尼元氣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於此可見要之孟子見當時士氣卑弱故其言如此孟子所以為浩然之氣則不徒在此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

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語録孟子只是言天理人欲相為消長分數其為人也寡欲則人欲分數少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不存焉者寡則天理分數多也其為人也多欲則人欲分數多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存焉者寡則是天理分數少也蓋多字對寡字說才要多些子便是欲若眼前事事貪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便說到邪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纔多欲便將本心都紛雜了只減少便漸存得此心周子言寡欲以至於無蓋恐人以寡欲為便得了故言不止於寡而已必至於無然後可然無底工夫則由於能寡欲到無欲非聖人不能也○吕侍講曰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通曰孟子一書三養字皆切要語曰養氣曰養性曰養心合而觀之

氣生於理善養氣者在養性理具於心善養性者在養心心汩於欲善養心者在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心存而性存氣不必言矣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没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聶直涉反而切之為膾炙炙肉也熊氏曰須看不忍字重母没而杯棬不能飲不忍故也○通曰屈到嗜芰有疾召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而屈建命去之孫楚論曰既毀就養無方之禮又失奉死如生之義奪乎素欲建何忍焉以建而方之曽子則忍矣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輔氏曰此語雖與論語異然以曽皙言志之事觀之則此語尤切異乎三子之撰則志大而略於事可知直欲蹤乎

聖人之樂處則期望高遠可知終不肯做下學工夫後至於臨人之喪而歌不能改其舊可知然論語狂簡二字又却該括得下兩句進取是志大不忘其初即是略於事也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獧音狷）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獧作狷有所不為者知恥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

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

莊子大宗師篇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晳見前篇

季武子死曾晳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

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嘐火交反行去聲

嘐嘐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夫又反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曽晳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

狂也輔氏曰曾皙之志固不止於如此然其不屑之於事為而直欲徑探乎聖人之樂處則與所謂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之意亦不相遠而其行有不能掩其言者則又自有不可誣者也故集註取程子之說以釋之夫子與之者是與其志大言大也便是堯舜氣象者是亦所謂古之人古之人之類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獧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獧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輔氏曰狂者是合下氣質高明便自有所見者獧者是合下氣質貞固便自有所守者狂

者則於知上所得分數多獧者則於行上所得分數多聖門學者必皆中與和合德知與行並進然後為貴所謂中道者是也此等人既不可得故不得已而與夫狂獧也然必先知而後行故獧又為狂之次又曰其所志大則是其所知之大也故可與進於道守之固則行之力故不至於失其序又曰不屑不潔即前所謂知恥自好而不為不善之人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音殼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

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

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去聲而痛絶之也萬章又引

孔子之言而問也輔氏曰先儒皆以原為善不惟無所據又善字所包廣既曰善人則不應遂以為德之賊故集註引荀子為證以原為愿且曰鄉人無知其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原字固淺狹又鄉人以為愿則亦未為真愿者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而遂斥以為德之賊深惡而痛絶之是亦聖人性情之正也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

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

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聲踽其禹反閹音奄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嘐嘐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輔氏曰閹然媚於世此是鄉原之隱

情慝志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悦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

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輔氏曰鄉原既欲人以為謹愿故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同乎流俗而不敢自異合乎汙世而不能自拔雖或勉為忠信廉潔而其心則實不然不過欲狥俗諧世而已惟其如是故衆皆悅之自以為是則又迷而不知反故不可與入堯舜大中至正真實之道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惡去聲莠音有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獧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輔氏曰佞者有口才能辯說故以為才智之稱惟其能言則其說多似義而實則有不然者故以為害義巧言之人徒尚口而初無誠實者故以為害信鄉原既譏狂者故不狂又譏獧者故不獧衆皆悅之故人皆以為善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有似乎中道而實非此聖人所以恐其亂德而深惡之據論語所載亦與此不同雖有詳略然其惡似而非之意則一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

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語録問反經之説曰經便是大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天下事未有出此五者又問經正還只是躬行不及政事曰這箇不通分做兩件説如堯舜雖是端拱無為只政事便就這裏做出那冐恁地便了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為説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况異端邪説日增月益其出無窮近年尤甚蓋有不可勝排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滅熄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北溪陳氏曰經是日用常行道理○熊氏曰此章人品有三中道上也狂猖次也鄉原斯為下矣狂者見識高遠猖者操行介潔皆能不顧流俗汙世之是非若鄉原則專務狥俗取容所謂閹然媚於世者君子不取也○通曰論語集註謂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

謹厚之人則未必振拔而有為也況此所謂鄉原者其鄉里以為謹愿之人耳而又豈聖人所謂謹愿之人哉大經一正而異端邪說不得以伸其慝便如大明一出而魑魅魍魎不得以神其姦此章言經正而下章則以列聖相傳之說繼之不無意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通曰語孟末皆言堯舜以來相傳之意但論語以行言故歷述其政事之實孟子以知言故歷敘其見聞之真

堯言執中中之用也湯言降衷中之體也舜自心上發出執中之藴而六經言心始此湯自性上推原降衷之初而六經言性始此此可見堯舜湯明道處至若見而知之言禹臯而不言稷契何也或曰舉禹臯可例其餘然考之書稷契不曰謨而禹臯獨曰謨蓋可見也況洪範九疇禹發之天敘天秩五典五禮臯發之其明道之功固不小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音許也為湯左相通曰舜言精一而後協于克一伊尹能發之堯言執中而後建中于民仲虺能發之曰勇曰智曰仁曰禮曰義

中庸三達德孟子四端已散見仲虺誥中矣吾以是知萊朱即仲虺無疑也○論語之末言武不言文此言文不言武文王謨以明道言也武王烈以行道言也易之作也其於中古乎文王明道之功大矣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亶反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於虔反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通曰或曰尚父鷹揚之士也散宜生於經傳不多見亦以為見文王之道而知之者何也曰敬勝怠義勝欲之

類非太公孰發之書曰茲廸彛敎則彛倫之敎散宜生蓋有助焉○同時則君臣皆聖人也而臣當以君為主故伊尹太公雖為湯文之師亦曰見而知之異世則前後皆聖人也而後當以前為師故文王孔子雖生知者亦曰聞而知之論先後則不有見之者孰有聞之者是則見而知之為先論難易則見而知之者聚精會神於一時之頃聞而知之者心融神會於異世之遥是則聞而知之者為難也

由孔子而来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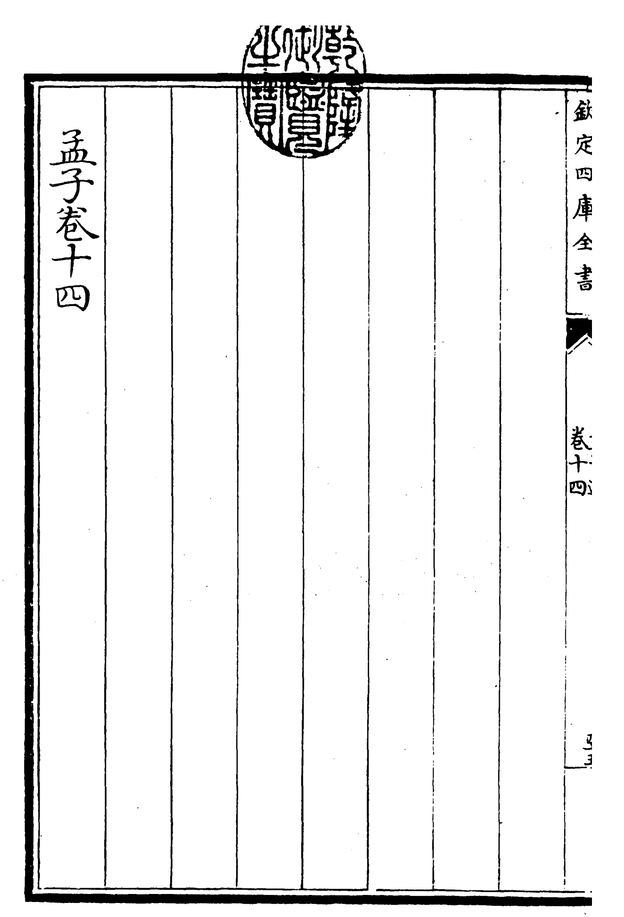
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彜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指深哉通曰集註神會心得四字極有深意蓋為聞而知之者言也孟子所謂見而知聞而知者知其道知其道者知其心也曰見曰聞時有先後之異見而知聞而知心固無先後之間

也萬古一理千聖一心世遠而心之神明相接迹異而心之天理相孚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此其為神會而心得之者與○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字寛夫汾州進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通曰論語之末堯而後終之以武王孟子之末終之以孔孟道不行百世無善治武王以後事學不傳千載無

真儒孔孟以後事無善治而下又言道之不明其害又有甚於道之不行者也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通曰朱子贊濂溪先生之言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今言明道而不言濂溪者二程夫子受學於濂溪先生見而知之者也且孟子所述列聖之相傳者非徒為其行道而言實為其聞知見知有以明斯道而言也伊川墓述專言學不傳則道不明之害而又深言夫明道之功政與孟子之意脗合故集註述之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

也哉

通曰孟子六知字要看得重程叔子此四知字亦不可輕看了蓋所向者入道之始事所至者造道之極功學者不知所向則非有志於斯道者不足以知明道不知所至則非深造乎斯道者亦不能真知明道也趨向之正造詣之深庶乎可知明道之所以為明道矣真知明道者真知堯舜以至於孔孟者矣善乎勉齋黄氏之言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朱子出而自周以来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然則集註所謂百世而下必有神會而心得之者朱子亦當自見其不得辭者矣



孟子卷十四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邱桂蟾